

列 宁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1918年4月29日)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印张 25,000字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8月四川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83 定价0.09元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sup>1</sup>

(1918年4月29日)

## 1

###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同志们！今天我在报告中把问题提得跟往常有些不同。因为真正的报告是我的那篇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文章，那篇文章星期天已经在两家报纸上发表了，我想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都已经读过。

因此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报告中已经讲过的东西，只要对报告作一些补充和说明就行了。我觉得，现在论战形式是作这些说明的最适合的形式，因为我在关于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所谈到的问题不外乎是对3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sup>①</sup>的发展，这个决议不仅谈到了当时十分迫切的和约问题，而且还指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即组织任务、自我纪律的任务和同破坏现象作斗争的任务。

---

① 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编者注

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政治派别或我们政治派别中的主流近来暴露得十分明显；因此我认为，用论战的形式可以最清楚地证实我在关于当前任务的那篇文章中竭力用正面形式描述的东西。

同志们！如果你们要考察现代俄国的政治派别，你们首先应当（为了在评价时不犯错误，不仅现在而且永远应当）尽量把所有的政治派别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在援引个别例子的時候不犯错误。很明显，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实某一个论点。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只有把所有这些政治派别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我们才有可能弄清国内各政治派别命运之间的联系，弄清重要的大政治派别所经常体现的阶级利益的命运之间的联系。

如果看一看俄国的大政治派别，那末我认为，他们显然地、无疑地分为三大集团。第一个大集团就是整个资产阶级，他们团结得象一个人那样地完整和坚实，来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最坚决的可以说是最放肆的“反对活动”，当然是打引号的反对活动，因为事实上这是激烈的斗争，现在它把在革命时期同克伦斯基达成协议的所有小资产阶级政党都吸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些政党就是孟什维克、新生活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对我们的进攻甚至比资产阶级更疯狂，因为大家知道，进攻和号叫的程度往往同发出疯狂进攻的

政治派别的实力成反比。（鼓掌）

整个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一切应声虫和奴仆，如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疯狂进攻中是联合一致的。他们都憧憬着他们在乌克兰的朋友即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所实现的美好远景，即签订一项使他们能够借德国人的刺刀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帮助来破坏布尔什维克威信的和约。这是十分清楚的。高加索的契恒凯里就是这一类朋友的卓越范例。大家还都记得报上曾经登过这件事情。

很明显，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和开始实行劳动者的专政即穷人对剥削者的专政以后，自然不能不碰到这种事情。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条统一的战线。如果人们有时还在侈谈建立统一的民主战线的話，那末至少当我偶尔拿起资产阶级的报纸，满意地阅读如《我们时代报》、《人民事业报》等报纸的时候（哪怕就是翻一翻），我总是这样想：要建立统一的民主战线你们还需要什么呢？

他们这条民主战线是最统一的，我们只能为这种统一感到高兴，因为资产阶级的有些政论作品使群众也看到，这不是民主战线的统一，而是进攻布尔什维克的统一。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这一条战线的统一，值得我们在五一节时发给它一张奖状以表彰它为布尔

什维克进行的出色宣传。

同志们！你们再拿另外一个同它对立的阵营来看吧，在这个阵营里你们只能看到我们的党，也就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曾经在十月革命以后较长一段时期里与我们结成同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拒绝正式参加政权。他们最近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特别清楚地说明这个党正处在十分动摇的状态中，而这一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明显，甚至在报刊上他们也充分表现了惊慌失措和动摇不定。

如果你们用一条曲线按月地来表明社会革命党从1917年2月起至它分裂成左派和右派为止是站在哪一方面，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把他们一年来的变化划成一条曲线，那末这条曲线就好象一张病历表，任何人一看就会说：多么惊人的冷热病啊！多么难治啊！

的确，这个党所表现的经常不断的动摇恐怕是革命史上任何其他政党所没有过的。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主要派别拿来考察一番，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产生这样的派别不是偶然的，这完全证实了我们布尔什维克早在1915年在国外所说的话，当时我们开始得到消息，说俄国革命正在不断高涨，说它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

题：如果战争还在进行而事件要求党去执政，那末党会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当时我们回答说：从阶级观点来看，只要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分子在决定性的时刻、在紧要关头倒向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结果正是这样，俄国革命的历史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发展着的。当然，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些动摇中，我们根本没有丝毫理由悲观，更不用说失望，很明显，在一个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中，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正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落后，各种事件使得这个国家在短时期内，在个别问题上大大超过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革命必然要经历最艰难困苦的时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要经历最凄惨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革命若能保持住自己的战线和自己的同盟军，革命队伍里若没有动摇分子出现，那是完全反常的；那说明完全没有估计到变革的阶级性，没有估计到政党和政治派别的性质。

如果我们从目前的任务，从我们面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即从组织和纪律任务、计算和监督任务来考察俄国的一切政治派别，我们就会看到，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民主统一战线所组成的阵营丝毫也不想对这个任务作真正的估价。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恶毒的愿望（这个愿望愈是恶毒，我们愈觉得光荣）：只想找到推翻苏维埃政权

的某种可能性、迹象和幻想。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内，尽管有很多党员对革命表示了莫大忠诚，并且一直表现了很大的主动精神和毅力，但是这个党的某些代表人物恰恰在无产阶级纪律、计算、组织和监督等当前任务的问题上表现了最大的动摇，而在今天，在夺得了政权和击溃了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到科尔尼洛夫、格格奇柯利和阿列克谢也夫的军事进攻以后，这些任务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很自然的。

现在，当我们第一次进入革命进程的中心阶段时，问题就在于：是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性取得胜利呢，还是俄国特别强大的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取得胜利？

小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我们的敌人把对内政策和经济建设当作同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他们的手段就是破坏无产阶级在建立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中所法定的并且力图实现的一切。在这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小私有者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自发势力是无产阶级的死敌。

从小资产阶级在一切革命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这条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我们决然分手了；因此在这个阵营中我们自然会看到反对当前任务的主要的、真正的反对派；这里的反对派是由那些在原则上同意我们，在比他们所批评的问题更重大的问题上支持我

们的人组成的，这是把支持和反对结合在一起的反对派。

我们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刊物上看到4月25日《劳动旗帜报》<sup>2</sup>上那样的言论并不觉得奇怪。那里写道：“右派布尔什维克是批准派”（一个非常轻蔑的外号）。如果我们回敬喜欢吵架的人一个外号，那会怎么样呢？难道它给人的印象会比这好些吗？如果我们在布尔什维主义中碰到这样一些派别，那末这就说明有些问题。4月25日，我在给我们作过政治鉴定的那家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提纲。我读完这个提纲以后，我就想，这里有没有办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报》或杂志的人，因为其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但是我很失望，原来这是刊载在《前进报》上的伊苏夫的提纲。（笑声，鼓掌）

同志们，我们看见这类政治现象，如《劳动旗帜报》同布尔什维主义中一个特殊派别一致，或者同孟什维克党（这个党奉行同克伦斯基联合的政策，在这个党内，策烈铁里同资产阶级达成了协议）制定的某些孟什维主义提纲一致，我们遭到同我们从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新杂志那里听到的完全一模一样的攻击，——这说明有些问题。这里有一些可以说明攻击的真正意义的东西，这些攻击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我们可以同人们的争论中估价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而同这些

人争论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争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革命事件的意义和追求真理的不可动摇的愿望。这里争论的主要出发点是忠实于社会主义和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反对资产阶级，尽管在这些人或那些人、这些集团或那些派别看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犯了某些错误。

我说同他们争论很有意义，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论战本身，而是指我们所争论的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争论之所以恰恰在这方面展开并不是偶然的。现在，在这方面客观地摆着一个根本的任务，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俄国当前的形势决定的，虽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但是无产阶级必须尽一切力量来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对自己说：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不能作任何让步，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就是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接着就是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因为无产阶级应当以严格的求实精神和从大工业的利益出发，来实际地解决劳动人民的纪律问题、组织问题和领导权问题，因为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的、真正的困难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代表们的争论，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说都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尽管当我们分析他

们的论点和理论时，除了看见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以外，根本看不见什么东西（这一点我下面来说明）。不管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同志们怎样称呼自己，他们首先攻击的却是自己的提纲。我想，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知道他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从3月初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曾经讨论过这些观点的实质，而由于在最近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争论，连那些不注意重大政治文献的人也不能不去了解和讨论这些观点。

首先，我们在他们的提纲中所看到的和我们现在在整个社会革命党、右派阵营和从米留可夫到马尔托夫的资产阶级阵营中所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他们对俄国目前的困难处境特别感到难过，因为俄国失去了大国的地位，从古老的、压迫的国家变成了被压迫的国家，因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困难和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困难，究竟值不值得一个国家在国家体制和民族独立方面忍受最艰难的处境，这已经不是随便谈谈而是要实际加以解决的问题了。

这里有两种人，他们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分歧，一种人把资产阶级所推崇为最高理想和奉为神圣的国家独立自主看作是不可超越的极限，如果侵犯国家的独立自主，那就是否认社会主义；另一种人认为，在帝国主义者为了瓜分世界而进行疯狂屠杀的时代，如果曾

经是压迫者的许多国家不遭受惨重的失败，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管这一点对人类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但是，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一定会去经受这种考验。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最不能接受的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最大的动摇，而我们看到左派共产主义者恰恰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最大的动摇。

现在，他们在自己的提纲中又来谈和约问题了，我们知道，这个提纲是在4月4日他们曾同我们一起讨论过<sup>3</sup>，并在4月20日由他们发表的。

他们最注意的是对和约问题的估价，因此他们竭力证明，和约是疲惫的、丧失阶级性的群众的心理表现。

他们的论据多么可笑，他们举出了这样的数字：十二票反对签订和约，二十八票赞成签订和约<sup>4</sup>。但是，既然要举出数字，要提到一个半月以前的表决，那末难道不该举出更近一些的数字。如果认为这次表决具有政治意义，那末在说什么健康的南方反对和约而疲惫的、丧失阶级性的和工业削弱的北方似乎赞成和约这句话以前，难道不该回想一下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表决<sup>5</sup>。难道不该回想一下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大多数的表决，在这个党团内找不出十分之一的票数反对和约。如果提到数字并且认为这些数字具有

政治意义，那末应当全面地估计一下政治性的表决，这样，你们马上就会看到，那些背熟了人所共知的口号并且把这些口号奉为偶像的政党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的，而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即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却没有拒绝和约。

现在，有人除了批评我们签订和约的立场以外，还对我们说，似乎这是疲惫的、丧失阶级性的群众干的，然而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那些丧失阶级性的知识分子才反对和约，我在报上看到他们对这些事变的评价——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签订和约的问题上，我们党的大多数同志是绝对正确的；当时有人对我们说，这样做得不偿失，所有帝国主义者都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他们反正会扼杀我们，使我们蒙受耻辱等等，然而我们还是签订了和约。在他们看来，和约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也是无济于事的。还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会得到喘息时机的。当时我们回答说，谁也不知道国际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强盗彼此正在搏斗，许多事件都证实了这一点，连我们思想上和原则上的敌人（总的来说还是具有共产主义观点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也承认这一点。

这句话就已经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策略的正确性，完全谴责了在和约问题上的动摇立场，这种动摇立场最有力地使拥护我们的某些派别（无论是聚集在左派社

会革命党内的派别，或者是过去和现在存在于我们党内以及将来大概还会在我们党内出现的、在动摇时特别明显地暴露了动摇根性的派别)离开了我们。是的，我们所签订的这个和约是很不巩固的，我们所获得的喘息时机随时都有被西方或东方破坏的可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危险，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可能长久地坚持下去，直到西方的革命酝酿成熟，目前西方革命的酝酿比我们所期望的要慢得多，但毕竟是在酝酿；毫无疑问，它正在吸收和得到越来越多的燃料。

如果说我们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独立部队首先向前挺进，那决不是因为这支部队组织得比较强。不，它比其他部队更差，更弱，更缺乏组织性，但是许多人的议论是十分荒谬和充满着学究气味的，他们说：是呀！如果由最有组织的来开始，然后是组织得较差的，最后是组织得更差的，那末我们就心甘情愿地充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卒。但是，既然结果和书上写的不一样，既然先头部队得不到其他部队的支持，那我们的革命就注定要失败。然而我们说：不，我们的任务是改变整个机构；既然我们孤立无援，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革命坚持下来，为革命保持住这块力量薄弱和面积不大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其他国家的革命酝酿成熟，其他部队前来支援。期待历史会按部就班地和有计划地

推动各国的社会主义队伍前进，那就是不了解革命，或者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不去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当我们弄清楚了并且证明我们在俄国有巩固的阵地，但没有力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我们的策略只能是灵活的、等待的和退却的策略。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话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如果以适当的方式把这些话反过来说，并把它跟“同盟”这个词联在一起，那就会替种种引人入胜的比拟，替各式各样的责难和五花八门的揶揄开辟广阔的大道，但是，不管我们的敌人（右面是资产阶级，左面是我们昨天的朋友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我深信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朋友即左派共产主义者）怎样把自己的机智运用在这方面，也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证据来替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辩护，他们却不能驳倒这些事实。许多事件证明，我们之所以获得喘息时机，只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厮杀还在西方继续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原因，但目前在这一政治时刻里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是一条很不结实的绳子。当然，一纸和约并不能保住我们，我们不愿与日本作战这个情况也不能保住我们；日本的掠夺行为根本不会受任何条约、任何形式的约束，——当然，不是一纸条约或者“和平状态”就能保住我们，能保住我们的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接连

不断的搏斗和我们的坚忍的毅力，如果我们能从国际革命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俄国革命所清楚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训，即要估计千百万人的力量；在政策中不必估计和可以丢掉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革命，那问题就十分清楚：落后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忍不拔。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十分困难，但要继续下去却非常容易。这是必然的，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当我们还是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应当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并对自己说：在能使我们摆脱一切困难的欧洲革命没有爆发以前，我们的一个有利机会，那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在搏斗；我们正确地估计了这个有利机会，我们也把它保持了几个星期，但是也许它明天就会消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实行我们从3月开始的方针，那就是随机应变、退却和等待。当左派《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出现“积极的对外政策”的字眼的时候，当人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打上引号，使它含有讽刺意味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西欧无产阶级的情况。虽然他们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见解却与动摇不定的把革命当作